



探案犯罪小说系列

透过指缝的双眼

Sighting through Fingers

张蓉◎著

群众出版社

一对**初恋情人**在大学毕业二十周年的聚会中，
死于车窗紧闭的轿车内，
男的是**医学界翘楚**，女的是**巨富遗孀**。
意外？殉情？还是**他杀**？



探案犯罪小说系列

透过指缝的双眼
Sighting
through Fingers

张蓉 著



群众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透过指缝的双眼 / 张蓉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014 - 5114 - 2

I. ①透… II. ①张…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1507 号

透过指缝的双眼

张 蓉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

印 张: 8.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114 - 2

定 价: 38.00 元

网 址: [www. qzCBS. com](http://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 com](mailto: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罪之魅（代序）

侦探小说和犯罪小说总是那么有生命力，因为它不仅有着引人入胜、惊险曲折的故事，更有人性的揭露和社会百态的揭示。

龙年岁末的一天，张蓉对我说，她要出一本系列犯罪小说，请我作序。我当时的表情既惊讶又有些尴尬，惊讶是因为我一直以为她的文笔委婉细腻，写那种张爱玲式的文字最好，不料她竟然写起了侦探犯罪小说；尴尬，不言而喻，我从来没有写过序，不知怎么写。但是，最终我还是答应下来，因为写序肯定要看过为之作序的所有文字，这是我学习的好机会。

蛇年上班第一天，张蓉便将厚厚一沓书稿放在我的案头上，是一个系列共十三篇犯罪与探案故事。

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呼之欲出，一段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涓涓潺流，一场场跌宕起伏的侦破大戏惊心动魄；

于是，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田黄、汪小烟、奚之湄、于清芬等人物的名字以及他们扭曲的人生轨迹；

于是，在我的名侦探库里除了杜宾、福尔摩斯、波洛、狄仁杰、霍桑、肖剑以外，还增加了那个稍稍有点罗圈腿的探长莫高和他的女助手梅一辰。

犯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文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犯罪同爱情一样，向来是文学创作的不竭之源。在世界名著中不乏有罪与罚的影子，如《悲惨世界》、《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三个火枪手》等。十九世纪中期，当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写出了《莫洛街凶杀案》（一八四一年）、《马里·罗盖特的秘密》（一八四二年）以及英国作家威廉·柯林斯的《月亮宝石》（一八六八年）发表后，作为现代意义的侦探犯罪小说才成为文学新的门类应运而生。观当下流行的推理小说、悬疑小说、惊悚小说、恐怖小说……诸如此类，恐怕均属衍生而已。

张蓉将自己的小说定位在犯罪小说，我以为她想要展现给人的不仅仅是犯罪过程中人心的嬗变，也不仅仅是侦破案件过程中的那种蹊跷曲折的精妙，而是透过每一个故事来揭示其背后的社会问题。在十三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扭曲的心灵和变异的人生。为情、为财、为仕途——原本一个正常的人突兀会变得如此乖戾、如此冷漠、如此变态。一位著名的犯罪学家说过：“犯罪案件的发生是社会诸多负能量聚集激化的结果。”乍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但是细细咀嚼，何尝不是如此。《两片相同的树叶》中，从事医学研究的田黄为了争名夺利，抑或间杂着爱情的嫉妒，他竟然谋害了大学同窗；《杀手锏之祸》中，那个看似清高婉约的继母于清芬，为了扭曲的情爱而雇凶杀死了应该遭到伦理谴责的继子；《栀子花开》中，一个夜总会的坐台小姐，为了留住向往的爱情，却最终被身为企业家的情人抛弃。还有的则是为了名誉、为了仕途、为了财富而不惜谋害自己的朋友、同事，甚至亲生孩子和兄弟。当然，作者还在作品中塑造了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警察，即探长莫高和女助手梅一辰。一个秉承调查访问、分析推理的传统破案路数；一个善于运用网络、新兴科技

知识，具有当代年轻侦探的视觉和思维，两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这些犯罪故事应该说在当下社会都找得到原型，有的案件则是作者直接经历的，因为作者本人不仅是作家，还是一名警察。张蓉毕业于复旦大学，学的并不是文学专业，但是，从警后她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犯罪案件，又长期在公安宣传这个岗位上工作，这使她有了创作的冲动和灵感。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张蓉的探案犯罪小说，不同于他人之处是文学性较强，无论是人物的刻画，还是对场景和事物的描写，抑或对人的心理剖析，总是那么细腻和精致，这是一般侦探小说和犯罪小说中不常见的。当然，过于精致的描写有时会减弱故事本身节奏的推进，这是需要作者把握好的。

愿大家和我一样，喜欢张蓉的这些精彩讲述，也愿张蓉在侦探和犯罪文学创作中走得更远。

是为序。

王建幸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日

（注：本序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刑侦专家）

目 录

罪之魅（代序） / 1

透过指缝的双眼 / 1

在我把车子停在仓库小门口后，父亲就扶着已经不省人事的哥哥出来了，放进后座后，他转身进去了。两个人没说一句话，也没有彼此看过对方一眼。我打开后备厢，拿出那两大桶汽油，打开，拎起，浇上去，然后流着泪打开了打火机……

野花花 / 21

活在当下吧。两个人十分敬业地坐在玻璃门后面——因为，赚的钱里，即使被老板分掉七成，她们还有三成，虽然这三成暂时还在老板娘的口袋里，但毕竟会属于她们的——通常，有单身男人走过时，她们会卖力地前倾着身体，双臂的内侧尽力挤压着双乳的外侧以显出更深的乳沟，辅以迷离的眼神推销着自己。

三 金角湾谋杀案 / 40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聪明而轻视别人的聪明，那样容易干傻事，不是吗？说着，莫高从裤袋里掏出手铐。隔窗的阳光从手铐银色的钢箍上反射到胡美华脸上，使那张脸格外惨白。

四 梔子花开 / 61

她说，不卖，我要留作纪念，等我年老色衰时，我还知道，曾经有个人这样热烈地爱过我，呵呵。她的笑声有些无奈和凄楚的味道。

五 出了南门向北走 / 76

到底是谁要杀她？谁又能如此准确地掌握她的行踪呢？莫高想起一个说法，说破案就像下棋，坏人总是执黑先行，看你警察的白子怎么跟上来。

六 两片相同的树叶 / 98

人生的倒数时刻，睡眠已是最不需要的活动，在极度衰竭的时刻我曾看见很多人都朝着一个方向走，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年轻的，年老的，全部穿着宽大的白衣袍，只有背影，无法看清面目，都朝着一个方向，我也身不由己地跟着他们，仿佛前方有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力……我仅存的意识告诉我，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黄泉路。

七 风中之樱 / 119

若是在男人可以有妻妾的时代，他觉得自己连接的位置都不会给小烟。妾要那种伶俐的懂得仰人鼻息的女子，小烟不是，她顶多是个寂寞时会想起、快意时会前去探访的红颜知己。想到这里，他为自己难过，也为小烟难过。

八 画里玄机 / 137

那天她穿了身旗袍，很典雅的那种，素淡的颜色，精致的做工。你知道，穿旗袍是要有内功的，不是谁都穿得好。坐在那里，她背挺得笔直，含蓄而内敛地微笑着，安静地听着我们谈话，说话时看着你的眼眸很纯净……

九 杀手锏之祸 / 151

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一个正值盛年，欲谢还开，一个刚刚长成，猎豹一样，一个屋檐下，很是有些尴尬和暧昧，还有说不清的像是期待一样的奇怪的感觉。终于有一天晚上，他从背后抱住了我……

十 “诺丁山” 的陷落 / 171

酒店大堂的旋转门前，出现了一个梳着马尾辫的男人。马尾辫男人很文艺的样子跨进旋转门。在旋转门开始转动后，他瞥了眼大堂里的咖啡座，见胖子焦灼的样子，心里暗叫不好，顺着旋转门的惯性再要转出去时，来不及了。

十一 鸡兔同笼 / 185

再次醒来已近午间，睁开眼睛却愕然发现赤身躺在自己身边的是夏绿缙的母亲夏梦。我吓坏了，赶紧拉起被子裹住身体。她却侧身扬起手中的相机微笑着对我说：这里有很多照片，有你和小缙的，也有你和我的，你只要听我话，我不会让这些照片流出去的，也不会让小缙看到。

十二 沙堡 / 215

倒不是和我通谋，她在乎丈夫的名誉，她和我一样知道，一个人只要给你们警察盯上了，这个人的所有过往一定会被你们翻个底朝天。他不在了，只要她不去追究，尽管普利兹克奖不会授予一个亡灵，但他至少还可以保持一个清白的名誉。

十三 致爱丽丝 / 243

待莫高进了她们房间后，两个人都怜惜而焦渴地看着对方。莫高下巴上的胡须更长了，越发衬出面部的憔悴，而他的双眼赤红，仿佛进出血来。

一 透过指缝的双眼

要不是追思会上偶尔捕捉到的那一眼，莫高还真让这个案子从手边溜了过去。

已经是九月了，沪上还炎夏一般，哪怕是夜间，热力也丝毫不减。莫高带着梅一辰出现场。一打开车门，太阳镜上顿时腾起一片雾气，接着迎面扑过来的是橡胶或塑料制品烧过的焦糊味，人体毛发烧过的臭味。有人哀哀地哭，苍老凄凉的男声。奔过去，明火已经没了，但露在外面的皮肤依然有靠近火炉一样的炙烤感。车身已经烧得发灰发白，四个轮胎全没了，只剩下辐辏和轮毂，车子里一切可以烧的东西也都烧没了，玻璃、坐垫、靠背、地板、仪表盘。后座中间靠右的位置上似有一团灰黑色的块状物。

一个穿保安制服的男子沮丧哀伤的样子迎了过来，告诉莫高报案的是他，然后指着尚在冒烟的车子残骸拖着哭腔说，是华

总，是华总……刚刚我还在视频里看见他开车进来的，一会儿就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华总，你不能走……你走了，我一家老小可怎么办？

一家老小？听到这个，莫高有点小小的诧异，马上又明白过来了。看来，外面的传闻不是捕风捉影。华源果业是区里的明星企业，民营的，老板华晓镡是靠卖水蜜桃发家的，现在已经有了杰出青年、感动人物等很多名号。最近公司在酝酿上市。哼，这年头上市，动不动跌破发行价，圈钱的嫌疑极大。公司三四千员工，据说连烧锅炉的都在公司入了股。后来，公司又以二分、三分月利在社会上融资，也就是说，如果借一百万给华源果业，每个月光利息就可以拿到两三万。所以有人居然将房产、汽车作抵押向银行贷款，贷出款再借给华源果业。可以说身家性命都在华源果业上。也有人说，每出一个日头，华源果业光利息就要支付五百万。想想就可怕，靠水果，你把它要加工成何等金贵的样子，才能赚到这么多钱？所以又有人说，华源果业已经是大厦将倾，拆了整堵东墙，也许补上的只是西墙上几个斗大的窟窿，再出几个日头，剩下的就怕只有几根柱子几片瓦了。这会儿还宾客盈门，是因为大家都心照不宣，各有各的盘算。没有人想让最后一棒落在自己手上，趁它还有口气，能拆到一片瓦便是一片瓦，能拆到一块砖便是一块砖。

报案的保安说，他当时在监控室看监控，突然发现十六号探头的画面上左边飘来浓烟，接着是大火，仅仅两三秒钟大火就占满了整个屏幕。他赶紧拿对讲机喊门卫去查看，还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门卫证实了保安的说法，他赶过去的时候，顺手带上门卫室的灭火器，但火势实在太，根本近不了身。

回看监控画面，汽车残骸所在位置在大楼裙楼边上，靠近地下仓库的出口。那里本来有个探头，坏了有段时间了，保安报到安保部，安保部报到董事长室，到现在还没批出来。相邻的一个探头只看得到浓烟和大火。浓烟冒出前八分二十秒，华晓镡的奥

迪车进了公司大院。画面上只看到驾驶座上的华晓镛，车上再无他人。再回看另一个探头的画面，车子并没有开进专用车库。看监控的保安发现这个情况，按照公司规定他的岗位职责是应该去提醒的，但在这个围墙里，老板就是皇帝，车子爱停哪停哪。

法医鉴定出汽车后座处黑炭样的东西是焚烧后的人体组织，具体地说，是人的盆骨残留，DNA 取样没问题。就在法医戴着手套把这块人体组织刚刚放进透明塑料密封袋后，一辆红色的宝马飞一样开过来，未等车子停稳，一个女人风一样奔到车子残骸跟前拍打着车顶放声大哭，边哭边大喊：老公，老公。

女人过处，一阵香风，宽大飘逸的上衣，合体的裤子，高跟鞋，壮硕的身材。已经是夜里了，还戴着宽大的太阳镜，太阳镜外侧是两个背靠背的大写的 C。是老板娘，华总的太太。站在莫高近旁的保安小声对他说。

这时，一直蹲在地上哀哀哭泣的老年男子止住了哭声，趑趄中站起来，走到女人跟前。女人转身伏在老年男子肩上，更大声音地哭了起来。那位是华总的父亲，老太爷。保安又对莫高说。

莫高走过去，女人可能感觉到有脚步声，止住哭泣，从随身的小包里拿出纸巾，很大声地擤出鼻涕。莫高咳了咳，算是打个招呼，然后对两个人说，华老先生，华太太，人已经去了，请节哀顺变。女人隔着太阳镜对着他望了望，然后侧过去低下头，倚在车身上复又开始抽泣。伴着抽泣声，女人说，你死，也带上我，你欠了账，留下我，怎么还得起……

顶楼整个楼面都是华晓镛的办公室。电梯一出来是张月牙形的接待台，接待台对面有一排座椅，进去是一间陈列室，红木的、镀金的、镀银的、水晶的，各种材质各种形状各种称号的奖杯不知道有多少，墙上是巨幅的各类照片，和不同级别领导的，和不同明星的，还有一张是早年在水果摊上记者采访他时的留影……尤其是那张水果摊上的，挂在这个场合，似乎有点炫耀的

味道。是啊，当年摆水果摊的人千千万，唯独照片上这个男人能成这么大的江湖。莫高突然想，如果一个人一旦成了这么大江湖的话，他还能回到过去吗？如果认定自己回不去，是不是真的只有自杀一条路了？莫高忽然佩服起一个很热门的选秀节目中那个一夜白头的破产富翁，他能举起捏紧的拳头高唱一曲《从头再来》，的确算得上达人了。

再进去是间小型会议室，红木桌椅，繁复的雕工。最后一间才是华晓镡的办公室，西式的办公家具，桌椅一律是奶白色，配有古铜色的雕花，色彩华丽的布艺，办公桌是比乒乓球案子还大的台子，两台电脑，四五部电话，巨大的椅子后面是华晓镡本人的巨幅油画像。大台子中央的棕色印花皮垫上，摆着一张纸。拿起，是华晓镡签名的遗书。大意是，他对不住各位，向大家借钱本是想把华源做大，带着大家共同发财。但是天要绝他，十四个月以来公司非但无一分一文的进账，还要支付巨额的利息。他最后的愿望是至少赚回钱把欠大家的账都还上，但终于发现自己无力回天，只好先走了。早死早托生。他说他要烧了自己，在他最心爱的车里。从前它是我心爱的骏马，明天它就是我的棺椁。他最后写道。署名下面的时间是前一天。

侧面的小台子上有一叠文件夹。梅一辰想到保安说的那个关于监控探头要维修的报告，便拿起来翻。果然在从上往下的第四个文件夹里，上面没有华晓镡的签字，看不出他看没看过这个报告。她拿给莫高示意他看，莫高看了眼，点点头。

这个案子莫高压力非常大。听到华晓镡自焚的消息后，一个连养老金都借给他的老阿姨正吃着饭，一口饭没咽下去气就绝了。一个银行的小领导，据说把储户的钱“体外循环”借给华晓镡，正在搓麻将，突发心脏病从椅子上溜了下去，没送到医院气便绝了。还有更多的人集中在华源果业的大厅里，拉着横幅要血汗钱。审计的事还在进行，初步算下来，华晓镡欠债有十五亿。简直是金融地震！简直是金融地震！局长回来给莫高讲，区

里领导知道后接连说了两个金融地震。所以，每一步都得敲实了。刑事部分，你负责，是自杀，他杀，还是意外事故？局长看着莫高接着说，经济部分，让经侦上手，账目查清楚，有没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总之，要给公众一个交代，明明白白的一个交代。

监控里看到的确实是华晓镛一个人开车进公司大门的，那他的驾驶员哪里去了？打驾驶员电话，一直没人接听，后来干脆关机了。莫高派人出去找，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找到。在郊区一家土菜馆的临时客房里，侦查员见到他时还满身酒气，眼睛红红的，脸颊上印着凉席的印子。驾驶员说他刚醒过来，发现手机没电自动关掉了，这会儿刚换上电池板。听侦查员说了他老板的事情，驾驶员万分惊愕的样子，号叫着直捶打自己的脑袋，说他不该听老板的话喝酒，弄出这么大的乱子。驾驶员说车子后备厢里有两大桶汽油，好几天前他就发现了，问老板，老板说是他买的，有用处。前一天下午五点十分左右，老板打电话说要出去，去哪里没说，老板不说去哪里他是不能问的。规矩。他把车子停在台阶下面，打好火等着。老板很快下来了，开出去后老板还是不说去哪里，只让他开，几次开到路口才突然说要转弯，弄得后面车子吱啦吱啦急刹车。后来，他们到的地方就是这个土菜馆。老板点的菜，还要了瓶白酒，摆在他面前，让他喝掉。老板自己一口都没喝，闷头吃菜。驾驶员因为开车的原因平日里几乎不碰酒，所以没什么酒量。但老板的话要听的，是毒药也得喝下去。后来的事情他就知道了，醒来才听土菜馆的人说老板除了饭钱还另给了钱，让他睡在这里，一个人开车走了。

把驾驶员灌醉，自己一口都没喝，回到公司，在极度清醒的状态下冷静地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点火自焚，够……莫高不知道自己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华晓镛，冷酷，残酷，虐酷。

按照程序得做DNA鉴定。华晓镛的儿子，十五六岁，在新

西兰读书，八月底刚去的。华晓镛的老婆不主张让儿子知道这件事情。她的理由是儿子年龄小，不知道能不能承受这个打击。再说儿子刚刚去才安顿下来，又拽他回来，回来又帮不上什么忙。等过阵子吧。DNA 鉴定，他父亲也可以呀。

华晓镛父亲在公司管仓库。早在儿子还是水果贩子时，他就已经是这个角色了。老人早年上山下乡当过知青，回城后和华晓镛母亲结的婚，借老婆的光进了厂，在厂里的子弟学校教书，教化学。婚后就生了华晓镛这么一个儿子。两个人好像总在吵。没过几年，又兴砸烂铁饭碗，下岗了。老婆变本加厉像母狮子一样吼他。恰好儿子那时候已经在贩水蜜桃了，他宁愿守在儿子放水果的小房子里，闻新鲜水蜜桃从清香到醇厚的味道，闲时把桃子的烂处削掉，当水果吃不掉就当饭吃。自家节约得不得了，却拿出儿子孝敬的钱助学，一个他帮助了七八年的孩子考上清华，报纸电视都报道过的。即使在老婆死后，他也懒得再回那个家。守着儿子的家业，是父亲的甘心情愿。

跟莫高和梅一辰见面的时候，不管他们问什么，老人只是摇头，只是流眼泪。眼泪在老人满是褶皱的脸上横着流。也难怪，见儿子慢慢起高楼，见儿子宴宾客，现在又见儿子家破人亡……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深彻的绝望的无以言说的痛。为人子为人女，他们理解他。

老人很配合，听任技术人员剪下一撮头发。很快，结果出来了，所检组织的所属个体是老人之子的相对机会大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也就是说，送检人体组织确为老人儿子遗体的一部分。

数日之后，华晓镛的追思会。恐有债主借机闹事，局里派了警力。莫高带着梅一辰也去了，不过他们都便衣。得来看看。他心里至少有两个疑点：一，华晓镛自焚的地方，恰好监控探头坏了，选择这个地方自焚，是有意的，还是随机的？二，人体组织

的残留物在后座右侧，可以理解，从驾驶室下来，去后备厢拿出汽油桶，打开后面右边的门，再坐在后座上把自己浇透，但一个人能自己把自己烧得那么干净吗？即使有汽油的帮助，难道不得……翻一翻吧？何以做到现场仅残留盆骨部位的组织？

追思会中央是华晓镛的遗像，几件衣物，摆成人穿的样子，塑料的绿色冬青和白色菊花围在四周。华晓镛的父亲跪在水泥地上，边哭边用力拍打着地面，鼻涕眼泪长长地拖着。华晓镛老婆也跪在地上哭，这回没戴她那副太阳镜。一些亲戚朋友披着麻戴着孝，在边上陪哭。莫高和梅一辰的鼻子也都酸酸的。主持追思会的是公司的公关部经理，口才不错，情绪也把握得恰好，短短几句话，就勾画出一个有梦想、有爱心、实干又英年早逝的商界英才。

因为心里有疑问，莫高非常注意观察。他站的位置在众人对面，就在公关部经理致悼词时，他眼睛向众人扫去，却真的让他发现一个可怕的细节。华晓镛老婆双手捂住脸，却透过指缝在看他，两个人在一个惊心动魄的对视之后，都慌忙逃开了。

一个丧夫的女人，在丈夫的追思会上，应该是悲痛欲绝的，或者至少是悲伤持重的，她却在透过指缝看一个侦办她丈夫案件或者说处理她丈夫自杀事件的便衣警察？她有什么需要证实的？或者，她有什么需要掩饰的？如果确实有需要证实的想法或者需要掩饰的真相，不管这个想法或者真相是什么，都一定与她丈夫的死有关。

等莫高复又寻找华晓镛遗孀的目光，就再也找不到了，她在痛哭。如果莫高感觉不错的话，她哭得比他们对视之前要投入得多。她在哭什么？哭自己的丈夫，还是自己那不慎的遭天杀的一眼？

办了很多年案子，莫高对自己的判断相当自信，梅一辰也赞同莫高这个猜想。他们立刻着手对这个女人展开调查。

女人姓谷名雨，与华晓镛是读师范时候的同学，与一个家在